胡適(右二：1891–1962)與蔡元培、馬君武等人。

郭沫若 (1892–1978)

郁達夫(1896–1945)

謝冰心 (1900–1999)

然；中唐白居易、李賀、韓愈，晚唐李商隱、杜牧、皮日休等等。三百年就剩下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白居易。南北宋三百年，唐宋加起來六百年出了本《千家詩》兩白首，還是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白居易。及至元明清也有明代前後七子時期發展出來的“竟陵派”、“公安派”，清代袁枚、趙翼等人的“性派”，那時的現象很有些像今天國內的這派那派。

楊：今天的“派別”名稱很豐富。

川：是。而且，每一派都有一些自己的說法。當然，這中間也有一些流派、詩人及作品對當代的漢語詩歌作出了貢獻。然而，不得不提的是，一些流派和言論，卻總是讓人感到很有點二十世紀那種革命運動的味道。就是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論，再加上尼采的極端自戀的超人形象的誘惑，否定、打倒和剷除一切傳統價值觀念，文學和藝術陷在了純形式主義的泥淖裏，藝術家、作家、詩人的活生生的眞實感受 在一些沒有生命的形式的框架中被抽乾了血液和精髓，只留下一些印刷在編年史裏乾癟癟的空殼符號。詩歌審美被詩歌革命而不是革新所取代,標新立異的簡略化的瘋狂代替了踏踏實實的創作。商品大潮和網絡的氾濫，讓一些浮淺的網上寫手重複起七十年代行爲藝術家波依斯“人人都是藝術家”的口號，由反覆革命反覆造反反覆消解政治權威傳染到消解藝術。1991年8月，我在倫敦的皮卡德利圓環附近幾條大街上，就親眼看見毛澤東的標準像在大街兩邊的護欄上一字排開幾百幅，全都瓦雷藝術化，變成了一張張中性的把趣味減到了零的廣告畫。電視畫面上還在燃燒著克裏姆寧宮前面紅場上的沖天大火，那種政治革命波及到藝術領域，革命和革新糾纏不清的歷史畫面讓人的印象太深了。法國大革命的某些方面是在政治上的不負責任，法國人在藝術領域的許多先鋒又先鋒的行爲和流派是不是也有問題，任何事情過了份就走向了反面。拿破倫就是個例子，他是一個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但是最後還是敗在了務實的英國人威靈頓的手裏。

你們之後是“後朦朧詩人”，是“第三代詩人”、“第四代詩人”、“他們”派詩人，什麼“知識分子寫作”、“民間立場寫作”、“中間代詩人”、“七十後詩歌”等等。但是，到了今天，還是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白居易。爲首的還是李杜，其次才是王維、孟浩然、白居易等人。才是陶淵明、蘇東坡、龔自珍等人。二十世紀的詩人要和李杜比肩，要和王維、孟浩然、白居易這些大詩人比肩，能不能比，比不比得上去，我認爲，那是二十三、四世紀的人去評論的事情。這不是說個人的偏愛。也許，你和我都有自己偏愛著的在這些公認的名詩人以外的另外一些詩人或他們的某些詩篇。但是，讀者還是讀者。白話詩從胡適、劉半農、沈尹默到你楊煉、顧城、北島才多少年？我覺得不是說不可以比，只是說，從眞正客觀公正的立場來看，從“文章千古事”這個歷史學的意義上來看，我們現在只能是自己在心裏去